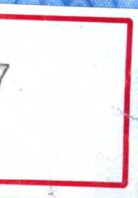


塞北雪集

陈凤翠 著

黑龙江教育出版社



陈凤翥 著

塞北雪集

陈凤翥

黑)新登字第5号

责任编辑:李 彤 王小明

封面设计:安振家

责任校对:书 白

塞 北 雪 集

陈凤翠

出版发行:黑龙江教育出版社

(哈尔滨市南岗区花园街158号)

经 销: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印 刷:哈尔滨市龙华印刷厂印刷

开 本:787×1092毫米 1/36

印 张:8 5/18

字 数:160,000

印 数:1-1000册

版 次:1994年9月第1版

1994年9月第1次印刷

书 号:ISBN 7-5316-2343-9/I·71

定 价:6.80元



陈凤翬，1933 年出生于抚顺市会元乡上黄金村。

在抚顺读完小学、中学，进入东北电器工业高级职业学校。1950 年起，从事青年工作。随学校北迁哈尔滨市，曾在团市委、青年宫、煤炭九商店、市委宣传部、省委宣传部工作。其间曾下乡，进干校。1978 年迄今，在报刊发表杂文随笔评论近 800 篇。

已出版《陈凤翬杂文选》、《江南尘集》、《域外风情》(合作)。部分作品收入《杂文百家专访》、《全国晚报杂文大赛获奖作品集》、《黑土集》、《热雪集》、《哈尔滨十年文学选》等。

目 录

1	钱学森不只抵得五个师
4	也说苍蝇和蜜蜂
7	财神与瘟神
10	投机有术的江亢虎
13	以德育廉说
16	敢于不吃“老子”
19	你知道娜艾斯 奥丽斯 伊思 丽 雅丝丽 嘉莲娜 雪丽 娜 嘉娜思 丹蒂思吗?
22	马克思还活着
25	割断脐带
28	“儿子”、“秘书”和“亲戚”
31	小康的憧憬
34	说“闯”
37	三吃鲍鱼
40	呼唤一流人才

44	旧事重说
50	假如马克思没说过
53	“放大效应”还是“扭曲效应”？
56	说“醒”
59	想到吃
62	想到穿
65	自己吓唬自己
68	还是“拿来”好
71	别小瞧一个鸡蛋的家当
74	“放手”论
77	“放权”论
80	“放胆”论
83	“拿文件来”
87	最后的选择
90	贫与贪
93	一定要打赢
96	怕井绳的思索
99	高品·态度·效益
101	“抢”宣传部长
105	也来一个重罚如何
108	换脑筋
111	后顾前瞻话国庆
114	为“累”敲边鼓
117	“最大失误”是什么？

120	舞步的遐思
123	巨龙的腾飞
126	强国不再是梦
129	不能再“越位”
131	《切莫自卑》之我见 ——与崔庚同志商榷
135	潜能杂说
137	东方的破晓春雷
140	《“人狗同浴”乱弹》的乱弹
143	人生苦短
147	闲话财富
150	左侧通行种种
153	笑之难
156	弱点,失败的根源
159	美国猪和国情
161	教授,您别卖馅饼
163	好话要多说
166	推翻西红柿进口论
168	“一口痰”的恶果
171	“一把锁”的损失
174	“一条标语”的风波
177	为狐狸说几句话
180	人不只是消费动物
182	又遇癸酉
185	构建语言“立交桥”

188	不诱于誉不恐于诽
190	我可怜那小偷
192	超然也难
194	呼唤文明
197	孙儿的“名言”
199	危险的一吻
202	致范仲淹
205	厕所文化说
208	“物美价廉”的知识分子
211	以他山之石攻玉
214	“阔消费”的后面和尽头
217	世上只有什么好
220	说西节东渐
223	《连升店》和“下海”
226	还原说
	——献给新退休的老同志
229	想起培根
232	不能忘记
235	勿忘孔子
238	关于“人”的思索
241	中国人也会跑吗？
244	停止拍卖“吉祥”号码
247	“不知老之将至”论
250	爷的变迁

253	出名的悲哀 ——致胡曼莉老师的信
257	奖励的追踪 ——写给“第四十一席”
260	巨人与泥足 ——致长眠的友人
263	话说“富而愚”症
265	母亲产业
268	呼唤创造名牌的大师
271	“一脚踩仁”论
274	根源在文化
277	伤名人落马
280	由重赏想到重罚
283	附录 在黑龙江省杂文学会 成立时的讲话

钱学森不只抵得五个师

一向自封为“人权”卫士的美国当局，50年代初，为了剥夺钱学森的人权——回祖国的权利，把什么手段都用上了，监视、关押、软禁、检查电话、信件，还有种种精神折磨。钱学森还是以其义无反顾的坚决，冲破阻挠，终于在1955年踏上他日夜思念的故国神州。

美国当局为什么不让钱学森回国？那个海军次长丹尼乐·金波尔说出了奥秘：“我宁可把这家伙枪毙了，也不让他离开美国，他都抵得五个师！”美国人看重钱学森，因为他是“美国火箭技术领域最伟大的天才，最出色的火箭专家”，他们害怕的是钱学森那颗把

握科学技术的头脑，这也不失为一种聪明。这是美国人对钱学森的价值的评价。也不算低了。

美国资产阶级还是有不聪明之处，他们低估了钱学森更为重要的品格，那便是燃烧着的一颗热爱祖国之心。“这是一种最纯洁、最敏锐、最高尚、最强烈、最温柔、最无情、最温存、最严酷的感情”（苏霍姆林斯基《给儿子的信》）。我们纵观历史，从屈原、岳飞、文天祥、林则徐、孙中山、鲁迅一直历数到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就靠这颗爱国之心，才敢于历尽磨难，直到慷慨赴死，为民族的存亡兴衰英勇奋斗，这难道能用五个师的力量做比吗？这也许是美国海军次长无法估量的，因为黄金有价，爱国无价，这是无价之宝。

还有一点则是美国海军次长更不会料到的，那就是钱学森作为伟大的爱国主义者，回国之后，毅然选择了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或者说，他返回祖国之时，也就是他走向社会主义之日。在当代中国，爱国主义和社会主义是相通的。钱学森把个人融入十几亿人民之中，把生命植根于共和国的理想创造之中，于是，自谦是“沧海一粟”的钱学森，就拥有无穷无尽的力量。这何止是五个师的力量！这是可以撼动天地的伟力，这是可以摆脱贫困的活力，这是推动祖国走向更加美好未来的动力。

于是，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公式：钱学森 = 科学头脑 + 爱国心 + 社会主义者 = 国家有杰出贡献科学

家。

钱学森获得了殊荣。“国家有杰出贡献科学家”，这是无比崇高的奖赏；一级英雄模范奖章挂在前胸，那是对他数十年长途跋涉，忘我奋斗，无私奉献的评价。他是无悔的，也是无愧的。人生如此，堪可自慰，上不负烈祖烈宗，下无愧于子孙后代。然而人们思考的远不止于此。面对钱学森这面旗帜，不能只停留在为之鼓掌、赞叹、钦佩，还要学习钱学森，做钱学森那样的人。古人说，人皆可为尧舜。不可能人人都成为钱学森那样有杰出贡献的科学家，但像他那样做人，走钱学森的道路，是完全可能的。

(1992.1)

也说苍蝇和蜜蜂

书架上那本 50 年代就开始伴我度过风风雨雨人生的《裴多菲诗选》，已尘封多年，可我对这位革命民主主义诗人、1848 年革命的战士、伟大的爱国主义者的崇敬之心，却不曾因为岁月的流逝而有一丝一毫的减退。我还记得《我是匈牙利人》那首回荡着灼热爱国情思的佳句：

纵使世界给我珍宝和荣誉，
我也不愿离开我的祖国；

因为纵使我的祖国在耻辱之中，
我还是喜欢、热爱、祝福我的祖国。

我想起建国初期，当共和国还并不富裕也并不强大之时，以钱学森为代表的数以几千计的科

学家，冲破种种困难，怀着赤子之诚，爱国之心，兴国之志，毅然回到祖国那动人的一幕。

悠悠几十年，如今却又有出国之潮，固然有诸多原因，不可一概而论，然而，如克雷洛夫寓言《蜜蜂和苍蝇》中叙述的情景，却是真有其事的。

两个苍蝇要离开家乡到外国去，还想动员邻居蜜蜂同行。离开的理由也足够充分，因为他们的自尊心受到了伤害：“人们不论在哪儿，总是联合起来驱逐我们。而且做得这样过分，竟不让我们吃夹肉面饼，而且无论什么地方有精美的宴席，总是哪一个盆子都盖得严严的，碰都不让我们碰一碰！”他们被轻视了，受了莫大的委屈，只好远走高飞。蜜蜂却决不与苍蝇走，他们日子过得快活惬意，理由也是明白的：“凭着我的蜂窝，大家到处都是爱护我的。飞到东，飞到西，可以乘我们高兴，地方尽管变换，幸运可始终不变。”事实也真如此。勤劳的蜜蜂酿一公斤蜜，要采集几百万朵乃至一千万朵花，飞行45万公里，等于绕地球11圈还多，人们怎能不珍爱蜜蜂呢！同样那些如蜜蜂一样把劳动和爱奉献给祖国的人们，他们又怎能不受到欢迎和敬爱呢？请看赠予钱学森同志那崇高的荣誉，不就是一个例证么？

我们的亲爱祖国，已经处在一个伟大的历史新时代，我们的人民正像辛劳的蜜蜂一样，奔劳于百花丛中，用劳动送走贫困，换来甘美，为锦绣河山错彩镂金。正是他们生命闪耀的光华，凝聚成中华的伟

光,照耀千秋万代,为人们所仰慕、歌赞和继承,这就是这个古老而又年轻的共和国的希望之所在。

有几只苍蝇走掉了,甚至到外国还在诅咒喂养他们的土地和人民,跪在洋人脚下,叩请“制裁”他们的祖国,人们对他们只能发出冷笑!而所有的爱国者也包括出国采集花粉的蜜蜂,终究会为祖国强大而酿蜜的。对这一点,人们是不必怀疑的!

(1992.1.17)

财神与瘟神

在中国民俗诸神中，赵公明曾经备受推崇，香火不断。他与范蠡并列为文武财神。春节诸多民俗活动中，“迎财神”、“祭财神”是不可缺少的，那主角便有赵公明。这尊神，黑面浓须，戴铁冠，执铁鞭，全副武装，很有一介武夫的模样。他能驱雷役电，除瘟剪虐，祛病禳灾，买卖求财。靠这本事，出尽了风头。

有趣的是，这位武财神还有另一种面孔，又是另一种神，即瘟神。传说隋开皇 11 年，也即公元 591 年，发生了大瘟疫，有五大瘟神出现，就是披青袍的春瘟张元行，披红袍的夏瘟刘元达，披白袍的秋瘟赵公明，披黑袍的冬瘟钟

仕贵，还有披黄袍的总管中瘟史文业。面对瘟神的出现，人们只好为他们修建祠堂，虔诚供奉，还要追封他们为“将军”。也许从那时起有了送瘟神的习俗，就是毛泽东同志诗中说的“纸船明烛照天烧”。

我们的老祖宗在为诸神排列组合时，为什么把财神和瘟神拴到一起由赵公明一身二任？这里是否蕴含着某种哲理的韵味？是有意为之，还是偶然的巧合？现在似乎还捕捉不到蛛丝马迹。然而，这却会引起今人的一些联想，在财神与瘟神相通这一点上，不能不做一点思索。

过去“迎财神”、“祭财神”，是民众渴望富裕而现实又寻找不到富裕时的一种寄托。艰难的时日，困窘的生活，人间无路可走，只好求助于冥冥中的财神大发慈悲，造福人世。于是有人对赵公元帅礼拜最勤。结果是竹篮打水空欢喜，这世界仍然是少数人富得流油、多数人穷愁潦倒。即便是写几万遍《送穷文》也于事无补，世界依旧是“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真正走向富裕，只有一靠美好的社会制度，二靠勤劳的双手，这真理已为今天的绝大多数人所认识。劳动者的双手就是财神，如要再补充，科学技术也是财神，科学的头脑加上勤劳的双手就是文武两个财神了。再也用不着向赵公明献殷勤。

也有不信这道理的，他们做梦都想富，却不采取正当的致富手段，而是靠坑蒙拐骗发财，靠贪赃枉法发财，靠鱼肉乡里发财，靠出卖良心人格甚至国格发